

“藏象”概念之探析^{*}

杨 威 刘寨华 于 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关键词: 藏象; 概念; 形质; 气化

中图分类号: R223.1

藏象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内容,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藏象”自《内经》之后,被后世医家奉为主臬,在以内容类编《内经》的很多著作中,如《太素》《类经图翼》《内经知要》等,多将藏象作为重要的内容类别独立成章。

“藏象”一词属中医的基本概念,它的确立对脏腑、经络及辨证论治等理论架构的影响巨大。近年来,针对“藏象”的概念内涵产生了一定的学术争鸣,将其剖析为“藏”“象”两个层面。本文兹以“藏象”概念抛砖引玉,进行探析。

1 “藏象”出处

“藏象”一词,语出《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内经》中“藏象”一词出现仅此一处。《六节藏象论篇》以六九之数论言天人相应之理。其对“藏象”的解释主要涉及心、肝、肺、脾、肾五脏,强调的是五脏的功能属性、阴阳属性及其与四时相应的特性等。可以说,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五脏理论之所以未形成围绕解剖脏器的理论构架,其原因在于“藏象”的思维模式。其后

如《五脏生成》《五脏别论》等篇与本篇一脉相承,各有发挥。与《灵枢》所论五脏脏器大小、形状等的思维角度截然不同。

此外,《六节藏象论篇》还有“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的论述,张志聪《素问集注》认为:“形藏者,藏有形之物也。神藏者,藏五藏之神也。”在《素问·脏气法时论》中,提出五行“而定五脏之气”,论述脏气法于天时。

2 藏、象文字含义

“藏”汉书藏皆作臧,如《汉书·食货志上》载:“春耕夏耘,秋获冬臧。”臧亦注为五藏之意。《说文解字》论:臧“善也。”段玉裁注:“凡物善者,必隐于内也。”《说文解字·新附》说:“藏,匿也。”郝葆华等认为,“藏”字演变经历了臧→藏→臟→脏的过程^[1],包含隐匿、收贮及储存之所等意。

今据《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版)藏有三种读音,分别为 cáng 通臧; zàng 通脏、臧; zāng 如“五味入口,藏(cáng)于胃以养五藏(通脏)气。”(《素问·五藏别论》)

“象”亦通“像”,《辞源》释“象”,一为动物大象与象牙;二为形状、象貌,通像,如形像、图像等。三为凡形于外者,如气象、星象。此外,像还有法式、式样之意。如《楚辞·屈原九章》注:“像,法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言:“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周易中言天日山泽之类为象,言初上九六之类为数。象数相因而生,占以知吉凶。《易·系辞下》载:“象也者,像此者也。”疏:“言象此之形状也。”故“象数相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维方式。

3 “藏象”医学释义

历代医家对《内经》“藏象”多有注释。王冰

杨 威,女,副研究员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No. 2005CB523505)

注：“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志聪《素问集注》言：“象者，像也。论脏腑之形像，以应天地之阴阳也。”而张介宾《类经》注：“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马莒《素问注证发微》所论与此相近，即“夫藏在内，而形之于外者可阅，斯之谓藏象也。”故后人宗此而注释为“藏于体内的内脏表现于外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五版教材《中医基础理论》）。

《五脏别论篇》言奇恒之府“皆藏于阴而象于地”，言胃、大小肠、三焦、膀胱“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由此可悟：藏有“隐存何物”与“匿于何处”之隐义，象有“象于天”、“象于地”之别。

《五脏生成篇》云：“五脏之象，可以类推。”王冰注云：“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夫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强调五脏之气象性用可以物类推。

另，《针灸神书》卷一琼瑶神书天部论：“然《易》之阴阳以气言，人身之阴阳以藏象言。言气则无形，而藏象有质，气阳而质阴也。”可知藏象以论人身阴阳，有质而有形。《古今名医汇粹》卷二《内经》脉要论及脉并胃气时称，脉“内则藏气、藏象有位，故可按而纪之；外则经气、经脉有序，故可终而始之。”说明藏象凭脉可察，有位可纪。因此，藏象具有物质性、可察性、有序性。

4 藏象概念争鸣

20世纪中后期一度将“藏象”记作“脏象”，如《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李经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将“藏象”通于“脏象”，解释为“指人体内脏机能活动的征象。”近年围绕“藏象”及“脏”、“象”的含义，引发学者的争鸣。

程昭寰认为，藏是藏象的主体，是所藏内脏、所藏精气的结合，是形态性结构与功能主体性结构的结合。而象有变、理、数的内涵，寓变于象，寓理于象，寓数于象^[3]。

任秀玲以先秦逻辑“正形名”理论而论，认为藏象是名、形、实三位一体的概念，藏象理论体系的构筑是对藏象理论概念中“象”的发挥和演绎，是以象测脏的藏象方法的运用^[3]。

李瀚曼从藏象学的演变进程分析，认为藏象概

念呈现三种演变形式：实体赋予功能——实体功能统一，功能脱离实体——实体功能分离，功能涵盖实体——实体功能重组^[4]。

孙广仁认为，“藏”的内涵既包括实质器官“脏器”（“形藏”），也指非实质器官，还指人体之气运动变化的不同状态“藏气”（“神藏”）。“脏”的概念，不仅是解剖学的概念，更是生理病学概念，是功能性概念，脏的结构是形态性结构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功能性结构的结合^[5]。

吴爱华等认为，象的内涵，包括内脏的外见“形象”，也指内脏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表象”，还指内在五个生理病理系统与外在自然环境相通应的事物与现象“比象”。这种认识体现出哲学思想在中医医学理论中的渗透与融合，是客观所见的形态与主观推理所得的认识的有机结合^[6]。

孟庆云从藏象概念启导于《周易》爻象的观念出发，认为藏象概念为现象、意象、法象的结合，具有时间、空间多维的全息特征^[7]。

王强从《内经》“藏象何如”上下文理解，认为象非指“形见于外”的“可阅”的实象，而指脏腑所应天地四时阴阳之虚象^[8]。

吴润秋依《周易·系辞传上》所言之意，“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概括出性质象、形态象、职能象、时空象之“四象理论”^[9]。

5 藏象解析

对藏象概念的理解表达了不同医家对生命认识论的思考。从古文字学和中医理论架构关系角度剖析藏象概念，不仅能够溯本求源，体察藏象概念的本原与演进，更可对基于藏象概念之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加深理解，明确藏象理论的体系结构及其互相关系。

纵观对藏象概念的各种解释，笔者认为，“藏象”包含以下两层涵义：

其一，隐匿有形有质之物于体内，即形质藏于内。主要指隐于体内的五脏、六腑等有形有质之物。

其二，隐匿于体内的有形有质之物的无形法度，即气化隐于内。主要概括为脏腑生命活动的规律，包括生化（动态过程）与制化（有序状态），故气化则物生。

较之“脏腑”，“藏象”概念具有更多的宽泛性、复杂性和包容性。因此，对“藏象”概念的不断剖析，有助于藏象理论研究的开展。

（下转第90页）

之“辛”和滋味之“辛”。至于为什么含有挥发油的药物并不都标以辛,可能与其含量有关,若含量少则不能代表这个药的整体功效,因此往往不被凸现出来。

4 “辛”应具有的特质

根据能行、能散、能润的功效,我们可以反推回来“辛”应具有的特质。而这部分药物要么口尝有麻辣之味,如生姜、附子、细辛、吴茱萸等,可以鼓舞阳气,伸达四肢九窍,因而能行、能散、能润;要么鼻闻有明显气味,如薄荷、荆芥、当归、川芎、陈皮、青皮、枳实、沉香等,可以宣通气机,透发邪气,疏通郁结,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吴崑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阳为气,阴为味”注曰:“臊、焦、香、腥、腐为气,为阳;酸、苦、甘、辛、咸为味,为阴”^[2],大概有明显气味者,皆属阳,在“辛”中应属阳中之阳,功效应为升散于表于上,治疗在表在上之疾;有麻辣之滋味者,在“辛”中应属阳中之阴,功效应为行散于里于下,治疗在里在下之气滞、血瘀。因此,可以根据药物的气味和滋味的孰轻孰重,判断本药物属于“辛香”还是“辛辣”,从而推导其作用特点。也可以根据药物的功效特点而推之其性味。这样便于举一反三,归纳总结。同理,五味中的其他味,也应该有气味与滋味的双重特点。

5 结语

药性理论发展至今,可以说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不难发现仍有很多没有定论的问题,是继续遵循古人记载,还是结合现代研究重新定论,还需大量的工作,仍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设想,在没有药物化学成分研究的时代,人们只有通过眼、耳、鼻、舌、身去观察、认识事物,因此中药药性理论的内容也必然会包括眼观察到的色、形、质,耳听到的声音(如动物药),鼻闻到的气味,舌尝到的滋味,和手触摸到的质感如软硬、粗细、干湿等。这些都成为了解释药物功效的信息点。以后才出现了与其他理论的结合或融合。找到了理论形成的根源,才能找到错误发生的根源,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90.
[2] 程士德.素问注释汇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71—87, 261.
[3] 周祯祥.中药五味实质探讨[J].湖北中医杂志, 1999, 21 (5): 232—233.

(收稿日期: 2007-10-20)

(上接第 87 页)

参考文献:

[1] 郝保华,董海莉.“五脏”的文化蕴义探讨[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2(2): 57—62.
[2] 程昭寰.论藏象学说的理论基础及实践价值[J].中医杂志, 1997, 38(3): 136—140.
[3] 任秀玲.先秦逻辑的“正形名”理论与藏象概念、藏象理论体系及藏象方法的形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8, 4(7): 5—8.
[4] 李瀚旻.论藏象要领的三种演变形式[J].湖北中医杂志, 2001, 23(1): 7—8.

[5] 孙广仁.藏象的概念及其生成之源[J].中医研究, 1997, 10(5): 1—5.
[6] 吴爱华,易法银,胡方林.藏象学说百年发展概述[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5, 25(3): 29—30.
[7] 孟庆云.论藏象学说的形成与特点[J].中医杂志, 1986, 27(3): 48—49.
[8] 王 强.藏象之“象”是虚象还是实象[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8, 4(6): 8—9.
[9] 吴润秋.《黄帝内经》藏象的“四象理论”研究[J].中国医药学报, 1999, 14(2): 10—14.

(收稿日期: 2007-10-20)